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序

當天啓甲子余在籍與計
偕者凡再時余師心華羅
公方在兵垣間語余兄弟
曰昔蘇季子得陰符之書

簡練以為揣摩歷說燕趙
韓魏齊楚之君竊不遑意
今豈猷竊精切簡練可禪
世務顧視天下事往往迂
濶齟齬而不知謂經術之

士何比丁卯三上公車矣
余兄乃退而淡惟吾師之
言慨然喟嘆自號蒼崖子
益發先世所藏秦漢以來
歷代之書及

國朝典故紀著采輯成事
著其得失比類連義原始
要終將以通古今之概勸
一家之言大哉志乎余小
子蓋嘗絕筋竭力而未之

逮也會時先人霖恚既得
肆意稽覽霖內顧憂以至
典章未明傳紀未合者趨
庭之際訓啓尤多值

今上改元諸神受紀庚午之

秋遂告成事自皇古以至
昭代上下數千百季間凡
天文地紀陰陽之化農桑
禮樂王者之政夷狄盜賊
叛服不常之運中國理亂

人民謠俗庶事因革隸不
備爲壬申以還迺剗複鉢
繁歸於統壹精粗淹通源
委相受或緝異文而同條
或兼數家而一軌或按三

代之逸典或正先儒之疑
文或採紀傳於編年之中
或奏疏論於書志之外章
隱著略義例分焉裒散附
微正閏權焉至若攷一代

也鑒戒昭然咨一事也利
弊畢見大抵視丁卯之帙
體具備而加精文錯綜而
一變又約其事會最關體
要者先為一集命曰古今

治平略於是每奏一篇蒼
崖子必隱几澁思慊然若
有得者曰嗟乎經術所以
經世務此固前哲格言也
然而効既覩矣何哉夫和

緩之治病也必察其病所
有餘不足之處而後施之
以補泄君子之治世也必
砥其國所偏重不舉之處
而後濟之以經權是故參

著庸有誤授之時而硝黃
或以奏效管商時有救敗
之術而先王之書未免殺
人此治平之所以難也今
天下外置於虜內穴於盜

府藏困匱生民愁殫上或
作之下不肯應非徒病痺
也又病潰且癱緩不仁此
其治在保元氣實營衛強
筋骨之時也使吾是書行

庶幾哉先師精切簡練揣摩之旨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多讓焉後數年蒼崖子東遊過錢塘門人鍾霜鳴郭亞衲等共發

其書讀之大稱善謀之粹
人又數季乃竣售校之勤
鳩工之勞則鍾子郭子為
多遂初子曰余嘗覆覽治
平諸畧大旨富國強兵

而後剗亂夷兇歸於正治
故其篇次可得詳爲孟子
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
亂亂之生其在乎古之
世民始有饑寒霖賴愁嘆

思淫者乎三代以上井地
維均阡陌不惠併富兼貧
竭澤焚林終亦不振著田
賦第一雖聖王不能不使
民而民忘勞雖暴王不能

盡使民而民胥怨著戶役
第二國有常經量入為出
及其耗亂出浮於入著國
計第三寬土不糞與狹同
實沃土不播與确同實穰

季不儲與儉同實著農政
第四

高皇帝有言養兵百萬不費
民間一錢著屯田第五
譚
屯田者必兼水利顧時廢

時興著水利第六賈言積
貯鼃錯貴粟常平義倉因
時紓蹙著貯糴第七古者
王國之供取之畿內而足
後世煩費飛芻輓粟國計

軍需轉輸斯屬著漕運第
八穀帛者民之常需也刀
貝者民之權貨也甚貴傷
幣甚賤傷農著錢幣第九
食之少而不可一日隳出

之輕而算至不可訾歷代
資之以為厲禁著鹽課第
十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
之關也暴而已矣著關市
第十一虞衡藪澤所以與

民公其利也漢有鹽鐵酒
酤而榷茶榷榷茶始唐茶
馬始宋著山澤茶榷第十
二周家荒政之條漢室蠲
租之詔所以慎天災而甦

民困也著賑卹第十三河
之為中國患久矣與夷虜
同古顓患河今兼患漕與
陵著治河第十四唐虞官百
夏商倍之匪人胡興匪賢

曷治著官制第十五稽古
之制論定後官後世易之
吏道多端循資拾級捷捷
弁弁著銓選第十六三載
考績黜陟幽明循名責實

庶事成興著考課第十七
三代有道賓能興賢漢光
近之孝弟力田科目之設
蓋棄取焉著貢舉第十八
夫女有不字而士有不時

巖棲川觀懷瑾抱璞者欲
憤發明庭而竊其資也著
薦辟第十九語曰衣食足
則知禮節倉廩實則知榮
辱著學校第二十國有賦

稅民則供之朝有庶職士
則蒞之既開辟雍坐而教
之歌之詠之風以侏之著
律呂第二十一至難定者
曆也以其數考之至難測

者天也以其器窺之著曆
灋第二十二儀象第二十二
三九州異俗險塞不同殺
函百二雒陽為中著疆域
都會第二十四天險不可

升也地險山川陵麓也人
險戈矛刃戟也著兵制第
二十五穰苴視師寄脊倖
臣孫子教陣戮逮宮嬪著
武舉訓練第二十六推轂

而授將則尸之負重致遠
馬則宐之行營止衛車則
持之著任將馬政車戰第
二十七堅壁設堠羅置碁
藩外扞四夷內安元元著

邊兵第二十八邊防第二
十九漢文帝有言長城以
北引弓之民匈奴主之長
城以南冠帶之國朕亦制
之著馭夷自三十至三十

二夷患肩背盜腹心也夷
號天驕盜赤子也咎生饑
寒而長吏不恤困迫無聊
而敲推不止也著弭盜第
三十三凡百餘萬言終焉

太史公曰厥協六經異傳
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
俟後世聖人君子信夫

崇禎十二季歲在己卯仲
春日進賢遂初氏朱儼

書於訂古軒

古今治平畧序

昔者三代之盛士人有學
拔而無科目朝廷有典則
而無簿書當其時學與農
不分業文與武不分事儒

與吏不分途自家塾黨庠
以至鄉國無非學自服力
南畝以至執盾斲輪之人
無非士自里宗鄰長以至
州正鄉遂之大夫無非公

卿然則非無科目也三歲
賓興學校固其科目非無
簿書也三年計弊典則卽
其簿書夫是以朝多明體
適用之才而士之生斯世

者幼習其事長釐其務舉
天地九州四夷八蠻之浩
曠食貨兵刑禮樂之興革
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
者豈其學獨博哉則上之

所以求與下之所以自求者出于一故學問明而事業著有繇然也至秦政廢棄儒學兩漢精於吏事於是士循章句吏諳牋奏分

鑣而驚窮年不相語情主
仲任所以有事勝忠負節
優職劣之嘆也嗣是駢藻
淫於六朝訓詁訟於唐宋
取士非明經孝廉則賢良

制舉進取非帖經墨義則
詩韻策括無怪乎才者以
閱歷之寡執經術以賊世
而不才者以空疎之質覲
爵位以戕軀其無益國家

均焉耳明興

高皇帝睿慮淵謨卓越萬古
初科薦竝行文品兼重久
漸拘於資格科舉習勝至
有以單詞隻語博取終身

無窮之富貴而前者倖獲
後者希冀遂度閣經史惟
三年程墨房牘是準是繩
比及通籍一旦膺兵農財
貨之任禮樂虞衡之務無

以異牧兒驟入大家視其
棖題藻稅臺盂盃案惘然
不識爲何物於是沿革不
得不徇之前官律筭不得
不假之胥吏蒙頭覆面挨

排歲月故今世鮮通材非
獨氣運亦功令使然耳日
者

皇
上銳意求理旣闢薦舉之
門以羅科目之所不及而

又興明小學蒐補十三經
廿一史之闕畧此其鼓勵
實學扶進人才豈徒望天
下章句淺陋者流耶蓋必
有魁耆之士爲

國家煥稽古崇文之休者
旣已徵諸南宮木天之選
矣予以菲材見棄明世何
敢捫虱談當時事第以拓
落餘暇肆志鉛槧手掇筆

纍積有歲年爾乃依事分
彙大畧以諸史志爲宗而
自漢以上史未備者則冠
之以周禮自漢以下諸史
有彼此不一者則叅之以

通典通志通考及考索諸
書至

昭代國史有不盡詳者則採
之以典彙通紀史料吾學
圖書函史及奏疏館課文

集等書要使觀者一覽無遺讀者旬月可畢雖不敢窺作者庶幾假千里之羸糧歟乙亥秋過錢塘鍾子霜鳴謀授梓以廣其傳予

曰唯唯否否昔太史公積
兩世遺文創立四體作爲
史記然八書尚缺其二范
氏以下備紀傳而畧書志
者多矣歐陽公新唐書獨

任諸志以故簡覈精練有
典有要上追史記之遺至
宋志則瑣碎浩瀚無異邸
報外此欲討論華實疏列
原委惟馬氏稱焉若乃六

帖玉海彙萃諸編大槩爲
宏詞拔萃者設茲母乃其
餘瀋而遂欲騰之通都寧
不適彰其陋鍾子曰是在
博洽者固寸鬻而餉枵腹

則猶齊王之千躡也工已
肇盍請名馬予戲之曰區
區帖括哉然典章畧存經
史相翼學者既不苦於無
徵而當官亦不躡於罔據

雖致治平亦思過半矣其
曰古今治平畧可乎實戲
之也鍾子乃取名其書是
予罪也夫是予罪也夫

峇

崇禎戊寅孟秋月鍾陵朱

健子強甫題

古今治平略叙

豫章朱子強撰古今治平
略始田賦訖弭盜共三十
三卷數十萬言自陶唐氏
以來經國之事基備矣夫

史家之長以書志為重蓋

一代之謨典百王之憲章

咸於此條貫焉非有淹瞻

沉鬱之才何以示指掌而

昭來襍博雅若子長而禮

樂之書缺而未舉宏麗茂
實首推孟堅然猶雜採荀
孟之言沿流向歆之作其
後以志見稱者南惟沈約
北則魏收約則曰淵流浩

漫非孤學所盡收乃云理
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
著固知始既難於網羅終
尤艱於斷制良史之才誠
非易也夫總括者一國搜

獵者數帝其難猶且若此
况自放勛以至

皇朝紀則累千代惟百世包
舉洪纖而有倫有脊豈不
鴻鉅哉唐宋以來則有杜

君卿馬賁與鄭漁仲之流
簡括典故以事為類以時
為次綴而成書頗為學者
所重而漁仲尤自矜許以
陳范之徒皆不能為志而

已之所作為昔儒所未窺
然或事止隋唐或文煩至
數百卷以為馳班轅馬則
未敢信今觀子強之書有
五善焉略於浮華詳於典

實緩於見博急於徵用一
也前代之迹簡而該

本朝之事備而切一也雜諸
家之論而不病於駁抽未
發之緒而必源於古一也

文章閎雅足以發抒其意
一也上下二千餘年典文
詳洽而卷帙不多一也此
五善者皆前人所難兼而
來哲所宜用心者也夫士

患不學學矣而或不能行
此必儒生掌故之流稽研
章句無益治道於所著書
可觀見子強蚤負通達國
體之譽繹古証今斷斷利

害方將任重職立偉節以
焜燿乎當世豈徒與績文
握簡之士爭其工拙哉是
書也歷盛衰備興廢曰治
平者或法之或鑒之有救

時之心乎我將以為

明天子獻也其曰略者即漁
仲所云條其綱目而名之
也猶之乎書也志也而見
其識大之義也

雲間社第陳子龍撰

古今治平畧序

老生常談文人森用剗所
稱文章經國大業誠胡以
焉微月隙光縱橫代替其
材具學術有足裨益治平

者如軌之適塗水之奏壑
要亦得其性之所近天故
縱之讀管仲父內政開塞
諸書鼂大夫賈粟言兵事
魏高平條上便空諸奏開

悉隱伏洞洞矚矚其略固
可得而指也當誦讀時歷
歷口齒間輒有稟功程績
之速效焉彼非僅爲文者
也書之不可以已也經術

經世務語不誣也 子強

先生才美食被天下而尤
湛淡經術其所爲沉博絕
麗之文創其懷抱以與舉
世俊異相見而三尺油素

鉛槧不休寧直昌言論衡
爲寄憂抒憤發哉墻溷紙
筆俱效劬勩輔理之氣芻
僕百氏咸飭富彊畫壹之
容日區星瀾指紋髮理鉅

細弘繼藟舉樂備八通之
塗霖逸軌衆歸之壑霖遼
流古今大才學人抵掌治
平大業慮霖出此鉉故顛
愚歎濡皆先生所著古

今治平畧體兼作述事臚
因創河流之本於崑崙駿
轍之遍於穆滿觀滄海而
測桑田抱馬腰而度圭景
張平子之畫地列圖馬伏

波之聚米成谷劉司徒之
見錢流地叔孫奉常之因
時制儀令漢高始知皇帝
之爲賢材非人授學自得
師母胸馳臆斷之失彰沐

日浴月之功匪以供異人
帷中之譚秘當奉爲大士
弘濟之規型焉可誣已余
腰竭量河力綿任山亟發
醯雞之覆用給時疫之求

徵役歷時問字旁午眷彼
劓劓良工獸苦甘爲臣虜
書淫見唾北面者有負墻
之趨借曝者知負暄之煖
矣沉默而好淡澁之思童

子之與壯夫仍濩何異儼
令玄晏足重三都負天下
重名顧安得夏有踰張司
空者余小子夏安得所厝
足地况經國大業直一賦

哉孔子嘆詩亡而始有刪
國風雅頌於興衰治亂之
故三致意焉讀子夏子詩
小序而犁然有當於心忽
不知今之非古也推先

生而進素臣鉉不辱爲
先生隸幸侈矣

戊寅孟冬朔日武林門人
鍾鉉霜鳴甫書於鹵湖
之花溼

古今治平畧序

儒者之功大于本身及物
及物之謂仁厥所繇能仁
之謂知不曰知及之乃曰
守之以仁未之或能周公

佐太平興隆治可謂仁民
者哉粵稽周禮體國經野
辯方正位品式咸備鴻織
有則庸能綏邇被逖覃潤
澤于海隅罔攸竟唯周公

博淵敦恂濬塞周謨多識
肇舉厥政迄成世世飲食
厥福皇以間之故其詩曰
麟之趾振振公子茲言周
官仁天下也春秋之禡子

產猶有博物君子之稱孔
子嘉之曰惠爲後世循吏
首若乃不學無術授政不
達暨奇邪僻陂之學傲然
奮厥小慧以拂先王大經

君子譏焉寧取漢臣日飲
三公府醇酒者猶爲明有
定識故大學曰致知在格
物此爲知本此爲知之至
也且儒者經世匪攸有庸

卽攸有過是故愛道敬身
者所學誠臧之孔風矣余
恒懷古治稽載籍所臚奏
治理効者深唯其故然能
與不能自有資材抑古今

之政博矣察世宜思所以
程怵然違于大學知本是
懼日事簿書效物之澤蓋
鮮焉時余之學之弗力之
過與余友朱子子強力學

著書其言古今之政所以
程甚博讀之可以佐太平
興隆治余履越下邑三月
而書適告成正襟讀之所
謂本身及物者伐柯之則

弗遠也。主臣颺言簡端庸
志余慊且以告世之博物
君子悅周公孔子之道施
于有政者

戊寅長至日盟社弟

熊人霖拜手書于

稠川之敬事堂

凡例五則

一食貨生民之資富強今時所急故是編
首以財賦終以兵防選舉學校則用人
以理財馭夷弭盜本靖亂以圖治

祖訓昭然芳猷可鑒觀唐宋則對症之
切劑覽虞周則起弊之良瀛如禮樂刑

下
分
論
集

罰討論未暇需以續裁非敢意為後先
實因時而補救

一古今時異則繁簡殊科沿革代興則名
號各別如禮樂兵刑虞周官有分合羣
縣官爵漢唐代有增差大畧太史公作
史記周禮應未獻於河間班孟堅薛漢

書諸志強半因乎劉向漢晉則選舉無
志征權則唐宋多名然依類邇原緣事
一
等契帝王固可同堂漢晉無異目見
一
證已往者易於直筆論當時者難以信
心况成書未出實錄罕傳故是編析衷
稽古以簡要為先揚厲商今以詳覈為

貴取其足為箴鏡非敢妄為陽味至若
近事不備間登火畧固管蠹屬州堊之
疎亦忌諱遵臣子之義

一當官典故研考在於事詳經生鉛槧誦
讀貴乎辭勝故是編事類壁合文采星
羅至若統其本末則總加發明中繫污

隆則微增，斷案議論與敘事兼收原始，
並要終畢，貫非敢云成家言，庶幾異乎
館訂

一書以垂遠，無取飾自然文，以啟悟宜於
點睛，况沿革之得失，理亂攸分，謀畫之
否臧，成敗憂判，篇中遇此，則加密點濃

園疏其隱複至於英詞卓句扼要關生
務使覽者擊節誦者忘倦世具青眼應
知苦心

蒼崖子自識

古今治平畧一集目錄

卷之一 田賦篇

三代田賦

兩漢田賦 魏晉六朝附

唐代田賦 五代附

宋代田賦 元附

國朝田賦

卷之二 戶役篇

三代戶役

漢唐戶役

魏晉南北朝附

宋代戶役

國朝戶役

卷之三

國計篇

三代國計

兩漢國計

三國六朝國計

唐代國計

宋代國計

元附

國朝國計

卷之四

農政篇

三代農政

漢唐農政

魏晉六朝附

宋代農政

元附

國朝農政

卷之五

屯田篇

漢唐屯田

魏晉六朝附

宋代屯田

古今治平畧

國朝屯田

卷之六 水利篇

周漢水利

魏晉六朝唐附

宋代水利

元附

國朝水利

卷之七 貯糶篇

三代貯糶

漢唐貯糶

三國六朝附

宋代貯糶

國朝貯糶

卷之八

漕運篇

周漢漕運

三國六朝附

唐宋漕運

元附

國朝漕運

卷之九

錢幣篇

周漢錢幣

三國六朝附

唐宋錢幣

元附

國朝錢幣

古今治平畧

卷之十 鹽課篇

漢唐鹽課 三國六朝附

宋代鹽課

國朝鹽課

卷之十一 雜征篇上

歷代關市之征

國朝關市之征

卷之十二 雜征篇下

歷代山澤之征

國朝山澤之征

歷代茶權

國朝茶權

卷之十三

賑恤篇

歷代賑恤

國朝賑恤

卷之十四

治河篇

三代兩漢治河

宋元治河

國朝治河

卷之十五

官制篇

帝王官制

兩漢官制

三國六朝官制

唐代官制

宋代官制

元附

國朝官制

附歷代源流

卷之十六

銓選篇

帝王銓選

兩漢銓選

魏晉銓選

宋代銓選

元附

國朝銓選

卷之十七

考課篇

三代考課

兩漢考課

三國六朝考課

唐代考課

宋代考課

國朝考課

卷之十八

貢舉篇

三代貢舉

兩漢貢舉

魏晉南北朝貢舉

唐代貢舉

宋代貢舉

國朝貢舉

卷之十九 薦辟篇

三代薦辟

兩漢薦辟 三國六朝附

唐代薦辟

宋代薦辟

國朝薦辟

卷之二十 學較篇

三代學較

兩漢學較

魏晉學較

南北朝學較

唐代學較

宋代學較

元附

國朝學較

卷之二十一

律呂篇

周漢律呂

魏晉南北朝附

隋唐律呂

宋代律呂

國朝律呂

卷之二十二
曆法篇

周漢曆法

三國六朝曆法

唐代曆法
五代周附

宋元曆法

國朝曆法

卷之二十三
天文篇

歷代儀象 餘詳二集

卷之二十四 地理篇

歷代疆域

南北疆域

唐宋疆域

國朝疆域

古今都會

卷之二十五 兵制篇上

三代兵制

兩漢兵制

三國六朝兵制

唐代兵制

宋代兵制

元附

國朝兵制

卷之二十六

兵制篇中

曆代國朝武舉

曆代訓練

宋代訓練

古今治平畧

目次八

國朝訓練

卷之二十七 兵制篇下

曆代國朝任將

曆代國朝馬政

曆代國朝車戰

卷之二十八 邊兵篇

曆代邊兵

唐代邊兵

宋代邊兵

國朝邊兵

卷之二十九

邊防篇

周漢邊防

南北朝附

漢代邊防

六朝附

唐代邊防

宋代邊防

國朝邊防

卷之三十

取夷篇上

三代取夷

西漢馭夷

東漢馭夷

三國六朝附

唐代馭夷

卷之三十一

馭夷篇中

汴宋馭夷

南宋馭夷

卷之三十二

馭夷篇下

國朝馭夷

北虜 建首 餘詳二集

卷之三十三

弭盜篇

三代弭盜

秦附

兩漢弭盜

三國六朝附

唐代弭盜

五代附

宋代弭盜

元附

國朝弭盜

古今治平畧卷之一

豫章

弟

春美擬羊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田賦篇

三代田賦

昔者堯遭洪水天下昏墊乃使禹平水土禹因任土
作貢別九州之土以定田賦冀州厥土白壤厥田惟
中中厥賦上上錯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

貞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徐州厥土

惟埴墳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

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

下中厥賦上下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

上厥賦錯上中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

中三錯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制九服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庶土交正致重財賦咸則三

壤成賦中邦則貢賦之法實助於此矣由今觀之其

賦也。自冀及雍，凡有九等焉。而賦出於田，取之無過什一，不欲盡其所有也。然而惟充一州賦，與田相當。他如荆之賦，高於田五等；雍之田，高於賦五等者，何則？以地有定宜，人無常力，由人力有多寡，故賦入有重輕。所以釐上中下而爲九等者，制賦各使其平也。其貢也，自冀及雍，亦有九等焉。而貢因乎地，貢之必待錫命，不欲強其所無也。然而侯綏要荒，各以其土之所產爲貢，而或包或篚，至如冀以畿內王之所食，則百里總，二百里銓，三百里秭，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者何則以地有遠近故納有精粗而近者力易致其粗遠者力艱致其精所以分總秸米而爲五等者制貢各取其便也蓋畿甸在近王自以什一取之則爲賦四服處遠諸侯各以什一取於國而時貢其所有則爲貢其實一也所謂夏后五十而貢者也殷承夏制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乃公田則七十而助籍而不稅而供官爲御舉賦諸公田是以其求寡而供易足所謂殷人七十而助者也迨至周官法尤詳備以歛財賄則有九賦以致邦用則有九貢

九賦者任之九職者也。故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財，貢器用；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衛以山虞，以澤貢其物，其立制也。通天下之田，皆以井授。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後生產可得而平也。凡民

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人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爲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瘠多少爲差於是自九夫爲井廣之而四井爲邑廣之而四邑爲丘廣之而四丘爲甸廣之而四甸爲縣廣之而四縣爲都經野不殊平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

畝莫不中爲公田外爲私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
賦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
事之費賦充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實府庫賜予之用
此其畧也○而○至○其○斂○之○太○宰○者○則○又○有○輕○重○遠○近○之
不○同○一○曰○邦○中○之○賦○則○國○中○場○圃○之○所○任○也○而○園○廩
則○二○十○而○一○焉○二○曰○四○郊○之○賦○則○王○畿○百○里○之○內○士
賈官及牛賞牧之所任也而近者十一遠者二十而
三焉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公邑之田任焉天子
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稍之賦畿三百里家邑之田

任焉大夫之采地也。五曰邦縣之賦。畿四百里。小都之田。任焉卿之采地也。六曰邦都之賦。畿五百里。大都之田。任焉三公與王子弟之邑也。而甸稍縣都則皆無過十二焉。七曰關市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也。八曰山澤之賦。虞衡數牧之所任也。所謂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焉。九曰幣餘之賦。官府出入經用之所餘也。是故國中四郊之賦。則閭師征之。野之貢賦。則縣師征之。其始也以九穀爲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之。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

皆○以○年○之○上○下○歛○所○以○因○時○也○至○於○凡○宅○不○毛○者○出
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所○以○勸○耕○織○而○警○游○惰○也○而○鄉○遂○追○近○王○城○豐○凶
易○察○則○使○之○什○一○以○自○賦○而○用○貢○法○都○鄙○僻○在○遐○方
情○僞○難○知○則○使○之○九○一○以○中○公○外○私○而○用○助○法○所○以
相○地○宜○而○悉○人○情○也○總○而○名○之○曰○徹○所○謂○周○人○百○畝
而○徹○者○也○九○貢○者○致○之○邦○國○者○也○畿○內○固○有○賦○稅○矣
達○之○畿○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
稅○之○名○變○而○爲○祿○轉○而○納○其○所○賦○若○其○半○若○三○之○一

若四之一於王則賦之名變而爲貢然總之諸侯什
一取於民天子又什一取於諸侯皆起賦於九功則
一也至其掌之冢宰者則亦有遠近輕重之不同一
曰祀貢以芗茅二曰嬭貢以絲枲三曰器貢以器械
四曰幣貢以皮帛五曰材貢以木材六曰貨貢以金
寶七曰服貢以玄纁八曰旂貢以羽毛九曰物貢以
上地之所有於是大行人掌以待之而侯服者祀甸
服者嬭男服者器采服者服衛服者材要服者貨至
蕃服各以所貴寶爲摯而幣帛旂旌則各自其所產

貢之所謂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不強責也然則致貢云者亦猶禹之任土作貢乎任
者任其所有而不強其所無致者聽其自至而不強
其不來皆一也且周公之制是貢卽以供是用今觀
其物盡服食器用之需賓祭喪旅之用無一毫濫設
而罔取者且入之太府內府者一則曰以待邦之大
用再則曰以待弔用而行人之適四方者則共其所
受之物而奉之是以其所人而還以遺諸侯也及其
國有五事則又令慶賀哀弔之賻賵賜委猶禴之是

以其所致而還以爲諸侯用也此成周以九州之民

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也

與周衰諸侯恣肆日增重於賦歛魯之宣公初稅畝

是於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賦

則猶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

乘蓋羨卒盡用而兵車之賦非復司馬之舊哀公之

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蓋以田爲率而

私田之賦益非復載師之舊當是時季孫以田賦訪

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不聞乎先王

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軍旅之出則徵無
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釜米不過是也先
王以爲足若子季孫以爲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
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是取之旣無藝矣至於邦國
之貢亦悖亂而無統或來求金或來求車是不復有
致用之意或來求賜或來求賻是又不復有弔用之
常甚至苞茅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奉辭而伐罪
男服使從公侯之貢鄭人得以藉口而告晉則是貢

法至此而不存且內而侯國職已廢矣外而蕃國況能必其來貢如肅慎之矢越裳之雉有以自獻於天子哉是自虞夏來貢賦之法所相承而無弊者至春秋而掃地盡矣馴至戰國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虐取彌甚而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冶焉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民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安所傳是兩匿之勢也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

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
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對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
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
也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故曰文侯嗣君
聚歛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
政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強
取民者安聚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
國富大夫亡國富篋篋實府庫篋篋已盈府庫已實
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

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及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盡壞井田，開阡陌，更制貢賦之法，急耕戰之償，自是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提封萬里，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畢，專以自予。因舍地而稅人，令黔首自實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豪猾放之，耕其田者見稅十五，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雖欲不亡，豈可得哉。

漸論曰嘗考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
夫家之衆寡而授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
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
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
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
百萬夫之地又有上中下三等而通之以一易
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
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而計之以
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

百萬之人可仰給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
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
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
耗何者均之有術也然其間遂廣二尺溝四尺
洫八尺滄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
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
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
非不惜而虛棄之也蓋田畝之弊易致於不均
不均之弊多起於不明是以廣爲阡陌大爲溝

漁一所以時蓄洩俾六旱一所以正經界止侵
爭爲萬世計至深遠也故其時天下之田無不
在官民不得私有之貧富強弱無以相過使各
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自
秦商鞅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
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
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之多則
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斯其歸
受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弊而阡陌之地

切○逃○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
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
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
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
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奸○使
地○皆○爲○田○而○田○皆○爲○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倖○蓋
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受○弘○遠○之○基○於
此○盡○失○之○矣○於○是○其○弊○致○田○非○耕○者○之○所○有○而
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地

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隸○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恒至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而富者以其半供縣官之稅○猶見爲不足於全力○而不免於怨○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飽而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雖然井田

之法必可行之後乎未敢以爲然也夫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不可以爲井而無故奪富人之田使之輸官而增損以與無田之人富人有不啻怨而生亂者乎且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自九夫之井終於百里之同其間爲澮者一澮者百溝者萬而自十夫之溝終於萬夫之川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寒

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
壘隴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
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
十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
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
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
民之死者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蓋始於
唐虞之世至於夏商漸加葺治至周而大備周
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

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世○承○法○制○
久○湮○之○後○而○欲○一○旦○而○復○先○王○之○故○豈○可○得○乎○
且○雖○使○文○武○周○公○復○生○於○今○世○而○治○天○下○吾○知○
其○亦○未○必○為○井○何○者○其○為○法○瑣○細○煩○密○非○今○天○
下○之○所○能○為○至○於○畝○遂○溝○洫○環○田○而○疏○之○要○以○
為○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耳○若○乃○得○粟○之○多○寡○
則○初○無○以○異○於○後○世○且○後○世○之○大○陂○長○堰○因○山○
為○源○鍾○澗○疏○濼○視○時○決○塞○者○固○法○簡○而○易○周○力○
少○而○用○博○使○其○治○無○愧○於○三○代○則○為○田○之○利○使○

民○自○養○於○中○亦○獨○何○愧○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
不○如○三○代○者○罪○在○不○能○使○天○下○無○貧○民○不○在○乎○
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既○廢○者○
難○續○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者○湮○淤○絕○滅○尚○
不○可○求○況○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而○阡○陌○連○亘○
墟○聚○遷○改○且○欲○求○商○鞅○之○所○變○不○可○得○者○儒○者○
乃○欲○以○其○耳○目○所○不○聞○不○見○之○遺○言○從○而○効○之○
輒○咨○嗟○嘆○息○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故○嘗○謂○井○
田○封○建○相○持○而○行○者○也○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

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殺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淺廣然又皆爲世卿强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

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昇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子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阡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侯乎考覈而姦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之旨以百姓爲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敝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產仰

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養妻子之說、又有暴君污吏、慢其經界之說、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廢弛、而姦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川、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爭百姓之業、而一其土、夫曰爭、曰一、則可見當時授田之制。至秦亦已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自是以往、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井土之貿授、其姦弊無窮、雖慈祥

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
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
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胥之手安保其無敝
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
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平杜君卿曰降秦以
後阡陌既敝又爲稽覈稽覈在乎權宜權宜憑
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出羣
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盡之法委政
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

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故有封建以維持之故井田可行封建廢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

是良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
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此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
也

兩漢田賦

魏晉六朝附

漢興高祖以天下新定百姓失業下無蓋藏約法省
費田租什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帝
卽位躬身節儉十二年賜天下民租之半明年詔除
農租孝景二年令有田者半出田租蓋三十而稅一
矣然時因秦舊無復古法建都之初召天下名族與
之關中田宅蕭何爲相至請苑爲民田而下獄文景
因之未立等制豪強占田踰倍其賦太半官收百一
之稅而民反輸豪強太半之賦故官惠優於三代豪

強酷於亡秦蓋不正其本而徒蠲除田租適所以資
奸猾有如此也至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費役煩
與董仲舒言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
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是以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
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蓄妻子極愛故民悅而從其
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
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專川澤
之利堯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
之尊里有公侯之宦小民安得而不困又加月爲更

卒已復爲正一歲力後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
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
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
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
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
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而令鹽鐵
皆歸於民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帝不能用當其時雖用度虛耗析利秋毫然蠲租免
賦未嘗不行焉昭帝始元中詔民得以律占租元鳳

中令三輔得以救粟當賦宣帝勵精圖治加意撫循
其於田租也或以鳳凰所集而免或以地震災旱而
免或以行幸所過而免嗣至哀平代有宥放然其後
張禹占鄭白之田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民
彌困哀帝時師丹踵董相之策言曰古之聖主設井
田而後治乃可平文帝務農桑躬儉節民以充實然
時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名田及奴婢限今累世承
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逾困宜稍爲之限以
均富貧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爲有改者

將以急救也。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諸侯王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名田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王、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而是時丁、傅、董、賢方隆貴，用事，奢侈皆不便，詔須後事遂寢不行。至王莽時，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足，而頌聲作，泰廢井田，是以兼井起貪，鄙生強者，規田千數，弱者無立錐之地，官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

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
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然
制度不定吏緣爲姦天下瞽瞍陷刑者衆後三歲莽
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
而刑罰深刻他政誅亂未幾而亡後漢建武六年詔
曰頃者帥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
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十五年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
下詔州郡檢覈時刺史太守多爲詐巧或優饒豪右

侵刻羸弱及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
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
繇吏祇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
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
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
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
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由是遣謁
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河南尹及諸郡守
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章帝建初三年山陽

太守秦彭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踟躕無所容詐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其式班行三府並下郡縣咸度爲三品時敕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敕所以貴由錢賤也可盡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因詔以布帛爲租漢帝延平元年鄧太后臨朝加意惠恤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虛聲遂多張墾田競增戶口掩匿盜賊貪苛慘毒延及平民自今將糾其罰其

各實廢所傷除其旧租。至桓帝延熹時乃畝稅飲錢。靈帝尤好蓄私藏中平時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歛十錢名修宮錢而比年水旱傷稼百姓貧苦陸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故魯宣稅畝而螽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

書奏內侍因此讚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
車徵詣廷尉又令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錢
於是調廣民困獻少費多姦吏浚爲殘剝人受其害
而漢遂以亡魏初令收田租畝粟四升絹二匹而綿
二斤晉既平吳制戶調之式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
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方不課田者輸義
戶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二十八文泰始
中戶苞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師不宜復有田宅今可
限之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男子

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
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
十頃以下。每品減五頃。以爲差。而又各以其品之高
下。蔭其親屬。及得蔭人爲衣食客佃客焉。蓋合漢田
賦口筭而一之。然其制丁男一人得占田七十畝。餘
丁半之。故初時天下無事。人咸安之。及晉東渡。而江
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鮮有蓄積。獨諸蠻陬。服
屬者。令各隨輕重。收其財物。以裨國用。其軍國所須
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

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征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收不至咸康初筭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坐免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餉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哀帝時減田租畝稅三升而太元二年罷其制王公以下率口稅三斛惟身在役者觸免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於賦法益遠矣宋立

悉仍晉課而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無何孝
武急於徵歛患郡縣遲緩始建臺觀督之自此操切
苛迫民悉殫瘁齊興沿而未竟竟踐王子良陳曰此
輩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及至所
督之處則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
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值今夕
酒諧肉飫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貸薄便復不入
恩科筐貢微缺箠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愚謂
宜悉停遣近者指以賜勅遠者降以明條旣各奉指

揮人競自罄何必臺使盈奏反更擾害哉此魏顯祖
皇興間旱盜相繼轉運頗勤乃因民貧富爲租輸三
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
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先是太安
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爲煩重將與除之
尚書毛法仁曰軍國資用今頓罷恐不可帝曰使地
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
幾復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歛稍輕民復瞻
矣孝文太和中時民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民多廢

附無官役而豪強徵歛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疏
曰頃者人因年儉流移田地漂居異鄉事涉數歲始
返舊墟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右肆其侵陵遠
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賒年載稍久鄉老所惑各
附親知互有長短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時委而不
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人給其可得乎宜各均
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與人獲資生之
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京
之積可有豐於比戶矣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

明悉屬今主帝深納之乃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
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
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
再倍之以供更休民年及課則受田及老而免身沒
則還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人給田二十
畝課蔣桑棗非桑之土雜蔣餘果諸應還之田不得
種桑棗凡田視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
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
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

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蓋自井田廢七百年至後
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晉武帝時
已有占田課田之制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書
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今觀其立法所受者露
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人戶世業是以
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闕
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
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
貧人也又令其得從便賣買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

強奪之以爲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
此所以稍久而無敵與北齊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
錢貧者輸力至成帝河清中令男子以十八受田六
十六退田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
良人之限又人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田中種桑
棗及榆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土不宜
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
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官堂義租送郡以備水旱
墾租皆依貧富爲三臬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

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
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
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
上絹收錢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地之法
司均掌田里之政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
以至六十有四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絹一匹
綿八兩粟五斛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中
者皆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
徵焉隋興田制仍齊賦法仍周先時蘇綽相周傷時

稅重嘆曰今所爲制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爲弛之其子威感父志至是相隋疏請減賦稅甚力高祖方躬節儉勤於政治悉從之後以江表初平益減租寬徭而戶口滋增十二年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徒就寬鄉其冬帝令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筭帝乃發使四出以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吁是幾無策矣何貴於均哉

唐代田賦

五代附

唐制賦稅之目有三曰租曰庸曰調凡受田下丁歲
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
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
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爲
絹三尺謂之庸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
狹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
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歛凡稅
歛之數書於縣門村方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

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租役皆免。其授田之制：丁男凡十八以上者受田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田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他徙及貧無以葬者，得賣

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凡收授
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縣有餘
則以給其比太宗方銳意於治配租以歛獲早晚險
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
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
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
有加配則以代租賦玄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於天
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然是時戶口田實多至僞濫
朝廷深以爲患于是監察御史宇文融奏請檢察搜

括逃戶及藉外羨田。玄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無幾，獲僞蓋及諸免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兼侍御史。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徃天下。所在檢括田疇，議者頗以爲擾人，不便。陽翟尉皇甫憬上疏曰：務德以靜爲本，化民以安爲上。若欲正土田，但責其疆界，嚴其隄防，則山水之餘，卽爲見地，何必聚人阡陌，故奪農時。親遣括量爲哉。又使者未識大體，所由務以勾剝爲計。州縣懼罪，據牒卽徵逃亡之家。鄰保代出，鄰保不濟。又便更輸急之，則都不謀。

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滄○流○
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萬○數○蠶○食○
府○庫○侵○害○黎○民○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其○
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繇○此○縱○使○伊○臯○中○術○
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
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租○客○能○周○給○也○左○拾○
遺○楊○相○如○亦○上○書○爭○之○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
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舉○爲○盈○州○尉○於○是○
州○縣○希○融○肯○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正○田○

爲羨編戶爲客者歲終增籍錢數百萬緡融繇是擢
拜中丞馳傳巡歷天下事無大小先上勸農使而後
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揮而後決斷十六年乃詔每
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中書門下
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已又詔州縣歲上戶口
登耗採訪使覈實刺史縣令以爲課最未幾兵變至
代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
比諸道猶餘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
逃者計其大數擇豪吏爲縣令而徵督之。于是不問

負之有無質之高下。察民有渠阜者，輒分籍其所有。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其不服者，威以嚴刑。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林爲羣盜，縣不能制。廣德元年，詔畝稅二升，以優民而彊寇。未夷，民耗歛重。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尋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卽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

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
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
倍而地頭錢不在焉然自至德後天下兵起因以饑
厲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廢者不削重者不
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
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課免於上而賦增
於下又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至德宗
楊炎作相深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
役之費一錢之歛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

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
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
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田畝之稅率以大
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
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
支總焉帝善之使論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
數百年不可輕改而帝方信用炎不疑也輕重之權
始歸朝廷矣然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之畔起
於是因軍興措克益廣及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

二貞元三年時歲事豐稔上因畋入民趙光奇家問
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時豐何故不樂對曰詔令
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
過於稅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
足李泌奏自變兩稅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厚歛繼
以朱泚之亂爭權率以爲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
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
輸京師其官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有淪
沒者罪之帝以立法寬恐得無幾爲疑泌曰寬則入

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惟
鞠○不○得○實○而○吏○緣○為○姦○所○得○必○襲○少○矣○帝○曰○善○乃○以
元○友○直○為○諸○道○勾○勘○兩○稅○錢○帛○使○友○直○遂○勾○檢○諸○道
稅○外○物○悉○輸○戶○部○以○為○定○制○歲○輸○不○餘○萬○緡○斛○民○不
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四○年○乃○詔○已○在○官○者
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罷○于○是○始
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焉○自○初○定○兩○稅
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
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

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
納○役○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
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厲○疫○水○旱○戶○口○減
耗○刺○史○折○戶○張○虛○數○以○寬○責○迹○死○闕○稅○取○於○居○者○一
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停○游○之○禁○州○縣○行○小
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
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
其○一○曰○天○寶○季○歲○朔○胡○亂○華○海○內○波○迭○兆○庶○雲○擾○版
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初○再○造○百○度○執○事

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
操不得其要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
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索
最多者以爲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得
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
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
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
不以務稽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
植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飭勵

重其後不以竊息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唯以
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悟有藏於襟懷囊篋
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
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以贏有虛
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一槩計估筭緡宜
其失平長僞繇是務輕齎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役
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速
之避後復以創制之首急於聚斂不量物力所堪唯
以舊額爲率舊重之處流于蓋多舊輕之鄉歸附益

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
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稅○法○之○重○已○極○而○復○有
進○奉○宣○索○之○繁○於○是○巧○避○徵○文○曲○承○虐○旨○變○徵○役○以
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
精○其○入○而○粗○計○其○直○且○又○或○吏○理○失○宜○或○天○災○薦○至
田○疇○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宰○盡○申○聞○所
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額○累○加○見○在
疲○氓○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繇○自○存○望○令
所○司○與○宰○臣○叅○量○擬○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

蓋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項因軍興每
貫徵二百者下詔停之而又禁止進獻之門平準折
估之數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
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
其二曰穀帛者人之所爲錢貨者官之所制是以國
朝著令所取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
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
爲賦者哉今之兩稅違任土之通方效筭繒之末法
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

色目頗殊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管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宜令所司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令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應出布麻者務於紡績供綿絹者事於蠶桑各修家技皆足供

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征急辦
之弊無異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
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
行且自天寶以後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取之極甚
今比於大曆再益其倍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
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出其
情約其用非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
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
稅亦不足也夫生物之豐敗繇天用之多少繇人

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今議者但愛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足戒惟欲是逞復何規哉其三曰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綏其恩循懼其未也又教之以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俾皆重遷厥後又督之以出鄉游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歷代因習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

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長人者又窄
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兢
誘姦詐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聚逋逃爲理化捨
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條忽往來者又以復業
而見優惟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
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情遊服役則何異驅之轉
徙不知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
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將有意乎富俗而
務理豈不刺謬與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

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奢薄者所以成永厚也每歲據額納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其四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材所以資國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歛其餘財借必以度歛必以時有度則亡勞得時則易給今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徇賦煩多曼無獨貸至於徵

收○迫○促○亦○不○矜○重○蠶○事○方○與○已○輸○綠○稅○農○功○未○艾○違○
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
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係○遲○速○之○
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
不○爲○益○何○急○敦○過○重○傷○疲○人○共○五○曰○國○家○之○紀○綱○在○
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
人○爭○利○車○服○旧○宅○莫○敢○僭○踰○是○以○藏○不○偏○多○故○物○不○
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後○世○法○度○不○守○唯○力○是○
騁○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伴○王○者○之○

尊夫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
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
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
流亦已多矣古先聖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
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今制度弛紊疆
理隳壞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至於依
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糧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
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而有田之家坐食租稅
貧富懸絕乃至於斯且京畿之內每一畝官租五升

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望令百官集議凡所占者約其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格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徼稍有餘稍優不足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也贊言雖切以讓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百姓本出布帛兩稅反配以錢

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數若直定布帛無佑可折蓋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人亦不報憲宗初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支郡而諸州送使額便爲上供故疲民稍得息肩元和中皇甫鎛務剝下佐國用李渤奉詔使陳許在道上疏言臣

過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閭鄉戶三千今纔
千他州縣無慮多此類推原其故始於逃人之賦舉
難之比鄰致驅迫然也然且弗除是使未逃者舉歸
於逃而後已蓋聚斂之臣剝下奉上惟思竭澤不慮
無魚害可勝既乞下詔寬除使人歸於本則賦額自
足帝納之時戶部侍郎張平叔請徵遠年逋租渤刺
江州又上言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絕收者千九百
頃而度支所責貞元二年流戶賦錢四百四十萬是
當大旱時責民三十逋賦也夫旱災田損歲徵尚望

蠲免柰何復索前欠乎詔立罷免穆宗立詔兩稅外
加率一錢以枉法贓論然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
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後爲
八匹大率加舊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
人日困末業日增乃詔百官議革其弊議者多請重
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言宜使天下兩稅鹽利
權酒之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
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
限邊齋之出禁私家之藏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

相善其議繇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纈租
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焉文宗開成改元用宰相
李石言詔賜京畿民一歲租停方鎮四節進奉以其
直代百姓稅繹天下非藥物茗菓他貢獻悉禁及罷
宣索營造皆石將帝意行之帝曰朕務實惠及民無
徒空言也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渝故有司無所
信請置赦令一通於宮中時省覽無渝大信於下而
臨勅十道黜陟與長吏奉行焉嗣是會昌太中之間
屢有優恤之詔然長吏遵守弗恪不無以虛佑實加

率科索而豪富侵噬。產業既易。稅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戶爲奴客。役法峻於州縣貧弱重困。無所告訴。卽一二恤下之長歲遣吏巡獲田稅。然無益於民。徒增其擾。至咸通初。湖南浙東江西所在盜起。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歛無度。民窮爲盜。半屬逃戶。固須剪滅。亦可矜憫。於是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然以是觀之前。此侵漁之害。出於常賦者。蓋不貲矣。國烏得而不亂乎。嗟夫。三代而下。取民之有制者。莫善於唐。租庸調之法。至後以。

亂而更法法更而愈不足何也善乎李翱之言有曰
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
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富教凡人
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
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
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讐安
旣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
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

輕歛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散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有大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爲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凡爲天下者

○賦○千○里○之○都○爲○千○里○之○都○者○賦○百○里○之○州○爲○百○里○之○
○州○者○視○一○畝○之○田○而○一○畝○之○田○起○於○六○尺○之○步○二○百○
○有○四○十○步○謂○之○畝○三○百○六○十○步○謂○之○里○方○一○里○之○田○
○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
○五○十○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方○里○之○
○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
○所○生○而○里○之○家○給○焉○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
○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
○隄○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

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
之高山大川則桴其中長縱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
強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
公索其十之一凡百家之州畝粟一石爲三十四萬
五千有六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
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
田間樹之以桑太寡則乏於帛太多則暴於田是故
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
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

之州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鰥寡孤獨有不能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於公者。歲十舍其一於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入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困以之。而勸之。憊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

之當戒必精。勿濡以內於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於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於食。不死於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鄰。烟火相接於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於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

而親其君其君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馬氏曰自秦廢井田之制黎什一之法任民所

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

於古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

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

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

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

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

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匹綿

二觔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
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
亦皆有田之人非罄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
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
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槩
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
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而逐戶賦之則田
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出粟稻
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絹諸物爲庸調然口

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項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爲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項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墮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吏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可按以爲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非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

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
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
其○所○有○乃○計○絹○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
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爲○民○困○此○乃○倍○刻○之○
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又○歷○代○口○賦○皆○視○丁○中○
以○爲○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
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輕○賦○之○又○
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
之○豈○不○背○繆○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

差尤爲的當。宣公所謂計估筭緡失平長僞挾
輕資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歛求乃
誘之爲姦。改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
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
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與脫免。務本者困
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
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原籍徵之乎。蓋賦稅必
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
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

以田而未嘗戶賦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然嘗考唐初授田之制已有滋後世隱漏移徙之弊所不免者何也蓋先王建國有分土無分民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地雖不足而民有餘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懷

桑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唐既用
守令爲治則分田之時當以上論不當以人論
今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
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投田
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凶荒之不常有賑貸
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
授田而已初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有賑給之
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制
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乃令得自爲

遷徙則方授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
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相貿易故唐比
前世法雖爲粗立然後世以爲貞觀之法執而
不變故公田始授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由
立賣田之法所以至此至於厥後官私遂各自
立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
民自籍而所謂私田者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
直要知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
唐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及其兵革旣

起征歛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
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費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

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孰知其弊實出於此哉

後唐莊宗卽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
務課利欠負者而租庸使孔謙悉違詔督理更
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民多
逃亡租稅日少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上疏
曰臣聞古人有言殺者人之司命地者殺之所
生人者君之所理存其殺則國力備定其地則

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堙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爲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十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法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爲出

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
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筭人
口既已減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
一千二百餘萬墾土亦一千八百萬餘頃至乎
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
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糴秣馬必侵於牛草於
是天下戶口祇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

與漢北禁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二唐太宗以
四方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

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
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斗直兩錢自正觀至
于開元將及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
千四百萬頃北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
者以重歛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能爲軍政仲
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
以勸文皇也伏望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未
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歛則但不以折納爲
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細配爲名止以正

稅加納則天下幸甚于是勅本朝徵科唯有兩
稅至于折納比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論施行焉
明年以軍食不足勅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
聊生明宗天成元年敕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
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潞王
清泰元年以劉昭判三司昭命判官高延賞鉤
考窮覈積年逋欠之數蓋姦吏利其徵責勾取
把持州縣故積存其日昭具奏請察其可徵者
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徧極言其便

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悉恣之晉天福四年敕應諸道節度使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槩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驟歛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周世宗顯德三年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收

獲紡績之畢。乃詔三司立二稅。起徵限夏稅。以
六月秋稅。以十月民間便之時。世宗辭心農事。
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書。慨然嘆曰。此致治
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畝法。使吏
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至五年。
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
田租。詔曰。朕以干戈漸滿。寰海向寧。言念地征。
罕臻藝極。議行均定。以適重輕。卿等受任方隅。
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在之意。替鄉閭凋弊。

之原明示條章用酬分寄竝聆集事允屬在公
蓋規爲遠大始有平政重農之意矣按五季亂
離之時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強而已唐明宗周
世宗粗爲有志於愛民重農者如農務未開而
受理詞訟徵科旣足而追會科歛皆官吏姦貪
之情爲閭里隱微之害而天成顯德之詔丁寧
及之斯亦可謂仁矣又是時吳順義年中差官
典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
一百文中田一頃錢一貫八百文下田一頃錢五

百足陌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
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爲員外郎上策乞
虛擡時價而折絹紬綿木色曰江淮之地唐季
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昨始安而必率
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典販
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宜擡絹紬之價
蠲丁口之調以便民朝議喧然爲虧損官錢不
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今督民見錢與金銀
而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

水清豈可得乎知詰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卽
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
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

宋代田賦

元附

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每歲輸身丁錢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曰鐵曰物產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

皆謂之折變州郡催理及九分以上版曹置勿問令
得操其贏爲民補助謂之破分其輸之遲速視收成
早暮而寬爲之期所以紓民力諸州歲奏戶帳具載
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折科物非土
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又懲五代藩鎮重歛之弊遣
京朝官分蒞京畿倉庾及詣諸道監輸受民租調已
諸州立糧科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矣
有多入民租者或至棄市舊諸州收稅令所屬縣追
吏會鈔縣吏厚歛里胥以賂州之吏而里胥復科率

於民甚苦之。建隆四年，乃下詔禁止。已又令諸州租籍毋得收零餘錢，成文帛，成疋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凡稅籍錄事參軍，按視判官，振舉形勢，戶立別籍，通判專掌督之。凡縣各造稅籍，具一縣戶數。夏稅秋苗，畝分桑功及緣科物爲帳，二送州覆校。用州印鈐識之一，藏州以備稽查。一付縣以行收受。其起納輸送各立限，有差，掌納官吏以限外欠數差定其罰。民逋租踰限，取保歸辦，毋得禁繫南渡。以後雜變之賦，色目繁夥，而二稅一依舊式，無所更改。此其

大畧也。初太祖建隆以來，循周世宗均田法，命官分詣諸道均田。凡苛暴失實者，輒遣黜之。又詔許民間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田爲額。端拱初，畿甸民苦稅重，兄弟既壯，乃析居其田，畝聚稅於一家，卽棄去。縣歲按所棄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聞而思革其弊。會知封丘縣竇玘言之，俾按察京畿諸縣田租。玘專務苛刻，以求課最。民實逃亡者，搜索於鄰，戚益造新籍，滋爲勞擾。數月罷之。時守令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盡，租稅減耗，賦役不均，上下相蒙，積

習成弊而比年多移不登富者饒奇贏之資貧者取
倍稱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
罄然乃下令禁止焉又初制縣吏能招增戶口者縣
卽升等加俸至後遂有以析客戶爲主戶者雖登於
籍而賦稅無所增祥符四年詔禁之蓋宋自立國以
來每以恤民爲先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歛常加
刻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獨
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因歎亦輒蠲之而又
田制不立剛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僞未嘗考核

故賦入之制視前代爲薄。或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寬畿縣田賦。天聖時貝州民析居者加稅。謂之罰稅。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蠲損甚衆。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明道中帝躬耕藉田。因詔三司以類併合。於是悉除諸名品。并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時。惠州縣賦役之煩。詔諸路上其數。俾二府

大臣合議蠲減既而陝西河東用兵民賦率多支移
因增取地里脚錢民不能堪尋詔免且今後勿復取
已又令諸路支移折變當前期半歲書榜諭民有未
便者聽自言王者裁之而廣西賦布匹錢有司擅損
其價則詔令復故州郡常先奏兩足歲豐而災不上
聞則下詔申飭又損開封諸縣田賦舊額十之三令
著爲例久之支移折變貧弱者猶以爲患因責轉運
司裁損歲終條上其數又令折科爲平估毋得害農
已而復詔曰諸路比言折科民賦多以所折復變他

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良農自今有此長吏卽時上聞
蓋帝之厯恤胞切如此然有司規聚斂罕能奉帝意
焉初上書者言賦役之不均由田制之未立因詔限
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
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旣而任事
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卽廢後承平浸久勢官富姓
占田無限習以成俗雖重禁莫能止焉已而諫官王
言天下田賦重輕不等請均定而畿陽修亦言秘
書丞孫林嘗任肥鄉縣與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

括定民田願詔二人往相度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
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
既而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嗣後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
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
歲入乃減七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嘉
祐五年復詔均定遣官分行諸路而秘書丞高本在
遣中獨以爲不可均纔均數郡而止議者惜之神宗
尤留意農賦常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用王安石策

詔司農修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
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
畝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
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
色參地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歲三月畢揭以示
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
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
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
不得均攤增展致溢舊額若瘠鹵不毛及山林陂塘

皆不立稅凡四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
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
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照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爲正令
旣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
之諸路做焉其意本以便民而所遣官吏操切騷擾
滋爲民病久之帝聞而罷焉熙寧中又詔支移二稅
於起納前歲論民使民宿辨無倉卒勞費時有司往
徃緩期故申約之州縣又或令民輸錢謂之折斛而
糴賤頗川傷農海南四州軍稅籍殘缺吏多增損輒

移稅入他戶代輸者類不克自明民以爲苦至是用
人言根括舊額存其正數時亨利者衆戶部判李琮
根究逃絕賦役江浙所得逃戶凡四十萬一千三百
有奇爲書上之明年除琮淮南轉運副兩路凡得逃
絕詭名挾佃簿籍不載并闕丁凡數十萬有奇而正
稅并積逋凡九十二萬有奇琮蓋用貫石萬數立賞
以誘所委之吏故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被其擾而
他州亦各增民賦人情騷然時用史正志爲發運使
奪州縣財賦遠近騷動張斌爲上言之上曰正志以

爲○非○取○之○民○。○杜○對○曰○。○今○州○縣○賦○大○抵○無○餘○。○不○過○巧○爲○
之○名○。○以○取○於○民○耳○。○上○聞○之○。○瞿○然○。○顧○杜○曰○。○論○此○事○者○多○
矣○。○未○有○能○及○此○者○。○帝○每○遇○水○旱○。○輒○輕○弛○租○賦○。○或○因○赦○
宥○。○又○蠲○放○。○倚○闕○未○嘗○絕○。○至○賦○輸○遠○方○不○均○者○。○皆○遣○使○
按○之○。○率○以○爲○常○。○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聽○政○。○一○意○裕○
民○。○時○蘇○軾○疏○言○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
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何○暇○舉○首○奮○
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民○旣○乏○竭○。○無○以○爲○生○。○雖○加○
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生○。○急○之○則○爲○

盜賊之所憑藉。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申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饑。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喪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喪私。而云買不常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捕。自甲及

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出○空○身○到○官○或○三○五○限
得○一○二○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
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
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
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
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
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
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利○所○以○日○虧○城○市○房○郭○所
以○日○空○也○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老○父○皆○有

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食猶可以生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說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切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伍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猛○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望○明○詔○早○賜○放○

除幸其於是凡有負適多所寬減又患天下積欠名
目煩多法令不一王巖叟爲開封請隨等第五貫陌
爲催法已有議其不便者遂令十分爲率歲隨夏秋
料帶納一分是爲五年十料之法陝西運使呂大忠
令農戶支移斗輸脚錢十八文御史劾之下提刑體
量均其輕重之等以戶籍爲則上者支移三百里中
者二百里下者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理脚錢者
亦均降三等以從其便河東助軍糧草支移毋得踰
三百里災傷五分以上者免崇寧三年蔡京爲相專

紹述熙豐故事申安石所行方田法奏言自開阡陌
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
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而天下之賦調不
平久矣神宗方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爲
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
寸無所遺以賣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
能措其姦今文籍具在可舉而行詔從之然行之數
年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行纜拍峯驗定土色
一付之胥吏致有田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

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六畝者。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不徒滋擾民哉。是時內外之費。浸以不給。中官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塘。西及澗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溢於初巷步畝者。輒使輸公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爲公田。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爲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矣。至宣和。初州縣主吏催科失職。

通租數廣乃令轉運司察守貳勤情聽專達於內侍
省而浙西迤田天荒草田葑菱蕩湖濼退灘等地皆
計籍召佃立租以供應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農
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課凡民間美田使他
人投牒告陳皆爲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訖者
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而提舉縣吏皆助之爲虐民
不勝忿痛責辦供應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
耕墾殫財靡努力竭餓死或自縊輟轅間慘斯至矣
初時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焉間存移用則任

民以所費多寡。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脚費於所居之邑。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已而慢吏廢期。違時促限。蠶者未絲。農者未穫。追胥笏午。民無所措。又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將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理脚費所宜輸。自是歲以爲常。脚費斗爲錢五六。十比元豐。旣常正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轉運乃以是取。辦理之譽。至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賤。價有低昂。估豐賤之

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然
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
無其費已無量矣至於支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乃
豪民昧吏故徙歉以就豐而齊挾輕貨以賤價輸官
其利自倍於是貧民下戶雖名免支移乃估值既高
吏以腳費視富戶反重因之逋負益困於追胥初調
絹紬布絲帛以供軍須又就所產折科和市咸乎二
年李士衡言民間每歲春收息利於豪家不若官中
預給緡錢至秋輸帛從之後知潁州王明請貸錢與

民蠶成輸絹是時絹疋七百官出錢一千又先得之
民以爲便謂之和預買然久之價輕物重民力浚困
其後大司農不足始命東南以鹽折支熙寧中京東
漕司王廣淵取所進羨餘隨和買錢分配於常稅折
科外取息十五萬程顥劾之而王安石專以取息爲
富國之務卒右之而顥言不行至宣和中尚書省言
預買錢人多願請宜比歲例增給司諫陳瓘奏預買
之息重於常平人以爲苦何謂願請今復創增名雖
濟乏實聚歛也久之言者又論非法折變旣以絹折

錢又以錢折麥夫以絹較錢錢倍於絹而以錢較麥
麥又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而害益極矣至於
舊稅租加耗轉運司有拋椿明耗州縣有暗椿暗耗
諸倉場受納又令民輸頭子錢熙寧後則給納並收
而數益增民間所輸諸色無慮數倍於舊嗟乎賦出
於田賦重而田荒調出於產調刻而產匱國依於民
民殘而國亡此定數也雖欽宗立悉詔蠲罷然極重
就赦亦無救於存亡矣高宗南渡二稅並依舊法建
炎初時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畧言國家

兵農之政大率因唐代之故農貧失職兵驕不可使
而饑竄四逸爲盜賊也亂本立矣宜假古井田之制
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更市田
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農耕羨田而雜紐
錢穀爲十一之稅而止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
爲三千四百井率一米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
賦兵二人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
匹歲取五之一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又分爲
四番以直官給守衛是民三十五年而役乃一週也

番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
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
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
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綿綿率倍之
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笑官之酒誥與凡茶鹽香礬之
權皆可弛以與民其說甚具書奏以爲桂州節度掌
書記策亦竟莫之行紹興初詔民力久困州縣因緣
爲姦今頒式諸路凡因軍期不得已而貸於民者並
當計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輕重依式開具使民通

知毋得違數科率尋減大觀稅額三分之一已而言者論浙西科歛之害農末殆不聊生鬻田而償則無受者棄之而遁則質其妻孥上下相蒙民無所措利歸貪吏怨歸國家願重科歛之罪嚴貪墨之罰詔漕司究實以聞自是屢有蠲放甚至焚州縣已蠲簿籍以示不疑久之神武右軍統制張浚乞蠲所置產凡和買科歛詔特從之後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浩廣陛下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與編戶等敷蓋寬民力均有無也今倭獨得免則當均在餘

戶是使民爲俊代輸也。方今大將非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還前詔。越後俊又請免輸和買絹三省擬歲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俊惶悚力辭。然自秦檜再相，貪猾狼賊密諭諸路，增民稅十之七八。爲上言：國家經費惟仰二稅，乞禁諸路請蠲免者。於是諸州租課名色不一。荆南自寇亂以來，幾無人迹。而議者希檜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頻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其黨曹泳爲戶部，責償甚

急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檜之爲也初紹興六年詔減江東諸路逃田稅額知平江府章誼言民所甚苦者催科無法稅役不均強宗巨室所附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下戶破產相賙而多無田之稅宜委官均平之已而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歲入昔十七萬有奇今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入纔二十萬耳詢之士人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亦言其說簡易可行程

克政曰：此年百姓避役，正緣經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於是以前年爲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椿年請先正平江諸縣，俟就緒卽往諸州。要在均平爲百姓除害，不增稅額。已而量田不實者，罪至流徙。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矣，民未喻，指將益爲姦欺。願聽陳首，追正不爲負。椿年爲輕刑，省費吐實者甚衆。及後詔鄭克行四川經界，克頗峻。貴州縣而所謂省莊田者，雖蔬菓皆有征。民田至什稅其五。判嘉州楊承曰：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擾民，則

仁政得矣。召諸邑令謂曰：平易近民，美哉在久，其謹行之，無愧於心，何畏焉？事迄成，爲郡縣最。其後民有訴不均者，椿年竟以沮廢失官。二十六年，右承議郎魯冲上書論郡邑之弊，以宜興一縣言之。漕計合收粟名有丁鹽坊塲課利錢租地錢租絲租紵錢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本錢造船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緡。又有見任寄居官之請，俸過注官兵之挑券，與非泛州郡之督索，拖欠畧無虛日。

今之爲令者苟以寬恤爲意而拙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罷能迎合上司慘刻聚斂則以稱職聞是使爲令者惴惴惟財賦是念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頃銓曹有知縣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能獻羨餘蠲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稱民安矣二十九年上聞江西盜賊謂輔臣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倘不寬恤而惟務科督豈使民不爲盜之意哉於是詔蠲諸路積欠自是水

旱經兵時有蠲減不盡書也孝宗受禪赦凡官司債
負及坊場河渡等錢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除之諸
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使所在居民以上物爲
苦自今州軍條上土貢之物止許長吏脩貢其餘並
罷州縣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久之又詔州縣受納
秋苗官更多收加耗肆爲姦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
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贓之徒重爲民蠹自今
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沒其家先是常州宜興縣無
稅產百姓丁輸鹽錢二百文下戶有墓地者謂之墓

戶經界之時均紐正稅又令帶身丁鹽絹作折帛錢
至隆興二年知贛州趙公稱以寬剩錢十萬緡爲民
代輸夏稅是後守臣時有爲民代輸者五月詔溫台
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數
外妄有科折計贓定罪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
廣占官田量輸常賦似爲過優比議者欲從實起稅
而開陳首之門殊不思朝廷往年經界獨兩淮京西
湖北依舊蓋以四路被邊土廣人稀誘之使耕猶懼
不至若履畝而稅孰肯遠徙力耕以輸公上之賦哉

今百姓扶老携幼遠年請佃以田畝寬而稅賦輕也
若從議者之言恐於公家無一毫之益而良民有無
窮之擾矣且當誘以開耕不宜恐以增稅使田疇盡
闕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糶以實邊圉所省漕運亦
博望且以十分爲率年增輸一分不願開墾者卽許
退田別佃期限稍寬取之有漸遠民安業一路幸甚
詔戶部議之然是時朝廷雖屢蠲積欠以蘇疲民而
州縣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簿籍重委
四年戶部侍郎韓彥古奏天下貢賦之籍朝廷不能

蓋○知○州○縣○所○入○之○虛○實○州○縣○不○能○必○知○百○姓○所○輸○之○
多○寡○所○謂○帳○目○者○皆○臨○時○以○應○故○事○而○已○是○以○州○縣○
可○以○欺○民○間○而○恣○其○所○慾○朝○廷○不○能○制○州○縣○盈○虛○之○
數○且○當○取○於○百○姓○乃○薄○鈔○所○書○之○數○而○此○外○巧○立○名○
色○大○率○增○倍○今○朝○廷○所○憑○者○州○郡○之○帳○籍○州○郡○所○憑○
者○縣○鄉○之○胥○吏○多○寡○任○情○輕○重○無○制○隱○落○竄○易○其○弊○
如○麻○豪○民○大○戶○與○之○爲○一○則○可○以○屬○饜○貧○戶○細○民○所○
欠○有○限○則○任○其○誅○剝○於○是○富○者○日○益○富○貧○者○日○益○貧○
而○國○始○病○矣○嘗○考○唐○制○令○天○下○之○稅○租○其○用○有○三○其○

二曰上供。今之戶部所入是也。其一曰留州。今州郡
繫省得用錢是也。其一日送使。今轉運所得用是也。
今戶部所知之數。則上供而已。其留州送使。蓋無得
而考焉。於是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合納一疋不
止。兩疋多取之。罪則一律而不言。法禁縱弛。民間將
何所措手足哉。今二稅之額。秋苗自正數之外。有所
謂正耗。有所謂義倉。有所謂本州耗。又有所謂合令。
又有所謂隨籩斛面出剩。及倉例掃撮。又有頭子。勘
合朱墨水脚市例。糜費夏稅正額。外有所謂合令。就

整又有疇令折帛又有寬剩布帛又有頭子勘合朱
墨市例糜費此姑舉二稅而言耳其他征求又不止
此爲今之計謂且取諸路所入稍依唐制分爲三等
視其用度多寡而爲之制自上供爲始上供所餘則
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繫則派分
遞減悉歸於民朝廷不利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
郡國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出入其間然後
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任轉運內而責任戶部量
入爲出歲考其能否而爲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

民朝廷亦不得多取於州縣則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矣。紹熙時秘書監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稅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旣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椿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

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歛當節用度。用度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不然日復日歲復歲。臣未知其所終也。先是紹熙元年朱熹知漳州。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熙已經推行。獨泉漳江未及。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須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筭計精確。畫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而通縣均紕。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

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之則版畝一定民業有經矣但此法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詞以惑羣聽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明年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行會農事方興熹益加講求冀來歲行之細民欣忭而豪貴之占田隱

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熹請辭去至嘉定中知婺州趙譽夫復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緒而譽夫報罷後守繼之行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實田隱爲逃絕者皆燦然可考凡結甲冊戶產丁口類姓等及魚鱗圖二十三萬九千有奇規庫櫃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於朝民甚便之至淳祐時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

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夫百萬生靈之資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奪免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所用邊餉

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後
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
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
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論二三大臣據臣僚論奏
而行之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讐
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又是時蠲賦之
詔無歲無之而百姓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之手及
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是
以寬恤之詔雖頒愁嘆之聲如故議者請以今年下

明○年○減○租○之○詔○則○吏○難○爲○欺○民○受○實○賜○矣○至○淳○祐○八
年○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
本○大○曆○之○弊○法○也○當○賦○之○入○尚○艱○况○預○借○乎○預○借○一
歲○未○已○也○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
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乎
權○宜○官○吏○得○以○歛○弄○上○下○爲○姦○公○私○俱○困○今○日○救○弊
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
俾○州○縣○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土○斷○之○法
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

以重其權。遵光武耀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歛。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時不能用。大抵南渡以來。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利。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輕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爲侵漁之盜。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囚民苦官租。

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後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景定四年賈似道以造楮和糴爲非計求所爲足國用裕邊者而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今旣未免餉兵而廣和糴造楮幣日相尋於困此公私交弊之道也莫若行限田之制以官資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之處行之先併諸詭寄分析子戶諸弊後將官民田產逾

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但得千萬畝之田
則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粟而諸軍餉饋沛然其有
餘和糴可免楮弊可省物價可平富室可安一事行
而五利興矣蓋欲買私家之田以其平日所私賦佃
畝什伍者虐取之爲公也於是買公田所以知臨安
府劉良貴爲提領官實籍其本謀而似道首以已田
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當事者初猶以抑強嫉富
之意行之繼放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
之一後田不足雖百畝之家不免矣法租一石償十

八界會子直錢四十緡而浙西田畝直千緡者抑買之價稍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度牒告身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又吏恣操切民有本無田以歸併子戶田勸買之有自經死者浙中大擾凡得田三百五十萬畝而良賈等進秩各有差於是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淮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制所歲租輸視水旱爲饒減甚者放免增置四分司田官鄉各置官莊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

督催收者曰莊官。莊官遼富饒者以充兩歲一更方始買時官吏迎合張虛數數率贏其舊及歲收租額有虧責償於田主。若田饒租惡佃頑之處又責換於田主。其催收則鞭笞囚繫必取盈焉。於是官佃死非命者十七八。田主有家破產盡而責償無窮者蓋土田之弊極於此。尋似道復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而東南尺寸之地皆有稅。國大耗憊以至於亡。嗚乎。官田賣之民則抑令買公田買之民則抑令賣。蓋官與民交易勢必至於此。而曩時公正之制適足佐小人

彙括剖究之資則善治天下者又奚貴於多立制哉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爲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
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
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
自太宗始行之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
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驗丁五
升親戶丁驗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
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
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

丁稅工匠僧道驗地逮及世祖申明舊制官吏
商賈驗丁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
會計之法莫不備焉太宗定天下賦稅上田畝
三升中田二升有半下田二升二戶共絲一斤
鹽一兩四十斤商稅三十取一朝議以爲太輕
耶律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
進者則今已重矣十年陳時可等言諸路旱蝗
詔免今年田租仍停舊未輸納者候豐歲議之
是年太宗南伐道平陽見田野不治以問陳守

賢對曰民貧窘乏耕具致然詔給牛馬頭仍徙
關中生口墾地河東世祖至元元年大畧大水
租稅無出張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
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善
其言詔勿問十七年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
卽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履畝增稅以搖百姓
又敕據逃亡民田者有罪十八年以闢田均賦
課守令二十二年用盧世榮言開買江南土田
陳天祥疏言國家之與百姓如同一身民乃國

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
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
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
魯哀欲重歛有若以君民一體對以此推之民
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今世榮
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
世之榮視民如讐爲國歛怨其生財之本旣已
不存歛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繇此凋耗
天下繇此空虛安危利害之幾殆有不可勝言

者仁宗皇慶元年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蓋繇
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覈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
左丞吳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
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執其論固爭月
餘不能止移疾去是年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
民田時平章章閻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
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爲荒地者
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
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

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
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
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其法先期揭榜示民
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爲
荒以田爲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爲民
田指民田爲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
人首告然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
爲奸以無爲有虛具於籍徃徃有之於是人不
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於前者至泰定天

曆之初盡革其虛增之數民始獲安

國朝田賦

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凡有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以○植○桑○者○本○農○而○蠶○事○以○夏○始○登○故○也○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以○穀○至○秋○始○成○而○折○色○以○米○直○爲○斷○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凡○二○稅○所○入○各○以○其○地○產○爲○共○初○定○天○下○之○土○田○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浚

官田若斷入官田皆謂官田蓋倣近世公田官田准
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再沒至三四沒者等
財遞以增而米一石僅折銀二錢五分寬之民所自
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
蓋倣昔口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以其
地宜爲差 高皇帝躬親民所疾苦既在位施大

德加惻怛於民嘗 論中書省曰予嘗親歷田野見
人民凋弊土地荒蕪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且如
太平應天諸郡及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

其有雜稅宜與蠲免少甦民力省臣傳熾對曰惟是
王者之善政 聖念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 上
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
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
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供需百出豈不重
困於是免太平等府租賦有差 洪武元年元命元中書
省定賦法久之 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徃浙
西覈實田畝 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
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

怨今欲經理以清其原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
在○於○民○養○民○在○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
田○賦○定○賦○稅○此○外○無○妄○增○損○以○擾○民○各○賜○衣○帽○遣
之○又○嘗○謂○太○史○令○劉○基○等○曰○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
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捨○歛○以○朘○其○脂○膏○雖
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
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紓○至
二○年○命○將○北○征○兵○渡○太○河○齊○魯○之○民○懽○然○持○饋○餉
給○軍○
太○祖○嘉○之○命○免○山○東○元○年○稅○糧○并○蠲○及

二年夏秋二稅已又先太平次應天鎮江及寧國廣
德除和無爲等州亦與蠲免以甦創業軍需之困戶
部奏蘇州逋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
歸附之初軍府之用資焉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
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資以輸如是
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秋糧三十萬五千
八百餘石悉免之十三年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
府重租額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
利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資食以養養民而盡

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也。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洪武二十年，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稅復不以實自占，往往以田稅飛灑詭寄，奸弊百出，有司莫能詰。至於那移賄賂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冊。

成。上之經界於是乎始正。蓋魚鱗圖冊以田爲主。田各歸其都圖履畝而籍之。諸原坂墳衍下濕腴沃。瘠鹵之故畢具爲之經。而土田之訟質焉。其黃冊以戶爲主。田各歸其戶。而詳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之緯。而賦役之法從焉。已念賦稅重開國大計。謂旣富方穀。掄殷實戶。糧多丁衆者爲糧長。督其鄉賦。稅多者萬石少。乃數千石。部輸之。歲七月。委官領糧長詣京關勘合。上親臨論以所爲。重民恤賦之意。以爲糧長之設。本便於有司。便於細民。如縣

有糧十萬設糧長十人正副二十人勤勞辦足而有
司不過議差部糧官赴所在將輸甚易不勞細民得
就鄉聚自升合斗勺而上赴糧長收受無所苦府州
縣吏業不得留難便亦甚矣乃不才有司姦頑作弊
爲伎苛愚民謗言猶曰受害此何以稱焉往糧長中
有貪婪無厭將所合納二稅令衆戶包納倚公挾勢
恣逼督而細民從之亦有心懷仁恕不倚公挾勢不
令民包納者而民或欺玩嗚乎惟天監在上哉今民
自百千萬畝田徃徃交結有司隱稅匿差不知百千

萬畝之田皆天覆地合風雨露雷以長養其五穀者也。家食其利而漚派詭寄及買田不過糧移換坵段。靠損細民細民艱辛此獨何心爾糧長居恒諸人論令改正若各處田荒不治奏爲分豁嗚乎有司官吏有倚二稅爲姦麥方弔旗而徵夏稅穀方秧節而催秋糧窘民於青黃不接之候頻加箠楚得賄緩矣及期至輸倉又畱難苦之嗚呼不才害民有若是耶天災人禍死無日矣蓋諄懇慎重如此當是時上定鼎金陵賦江以南粟輸京漕便利無兌淮之運而

疏上封諸子爲王。僅十國於賦祿易供。而民諸染勝國舊習。及豪猾吏用重典。誅鋤之沒其貲。用代民更賦。又時時免賦。或全蠲不征。休煥之糧。長部運至。往往得。召見而命。亦往往以語合意見。擢用。故其時糧長各慮。顧自重輸。將時至。又耳目視聽一新。國元氣肇復。而民淳收。子戶稅鮮所賸。削故上利而下安。焉是時田賦總數。共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畝零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五石。錢鈔緡

差是 永樂卽位一遵成憲凡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卽 命有司覈實蠲租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目不足宜速治 上曰賦有經制耕穫有先後地里亦有遠近急則必至於病民其勿問第更定期 命照限輸之三年 諭戶部蠲順天永平保定三府田租以其供給特勞休息之及曰凡人嘗居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主一旦富貴頓忘向來所共艱難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已心以失人心爲庶民且不可況人主乎久之聞山

東高密逃民復業者有司徵其累年所負糧芻因謂
戶部曰徃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
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者
不得人致耕獲失時衣食不給乃至逃亡及其復業
政宜矜卹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
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糧芻悉與蠲免時山西
安逸民言逃徙者田地已荒蕪而稅糧尚責里甲陪
納侵損艱難請暫停之俟招撫復業然後徵納因謂
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

必又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卽移文各處有苦此者悉
停徵其稅。仁宗洪熙元年淮徐山東民乏食

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
士奇對曰可令戶工二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
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
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
西角樓書詔。上覽竟。命用璽遣使齎行。顧士
奇曰汝今可語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
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

郵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尺寸計較耶 宣德
二年 上御便殿問侍臣曰聞 朝廷下寬恤之令
或爲有司沮格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 上
曰治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 詔令必預度可行可
守而後發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
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
負 陛下唯 陛下明斷耳五年 上坐安南齊宮
召楊士奇論曰吾欲下寬恤之令未能悉知 令內
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

欠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
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命各部惟知督責下
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不以聞。
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止兩事。上曰：汝所知者，其言
之卽草。勅頒行。閏十二月，上謂戶部曰：恤民必
有實惠。若惠民無實，非恤下之誠。比者郡縣間有水
旱，稅糧多欠，積歲既久，未能輸官。而有司催徵過迫，
無已，民安得不重困乎！其宣德三年前民欠糧稅，
悉命折收鈔與布絹，盡定議取中焉。部議以十分

爲率三分折闕布三分折闕絹四分析鈔 上曰布

絹闕幅者亦難得只宜隨民間所常用者依時價收

之則民易辦庶幾民受實惠七年 上召大學士楊

士奇至文華殿曰憶五年二月共爾南齊宮論寬恤

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

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 聖恩已下 璽書戶部

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

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姦 永樂末年多如

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姦臣之首正指此事爲

說上怒稍解曰今欲再下勅必舉此爲第一事却於未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奇對所在官司不能容過民則相結爲非願得恩旨下有司凡逃民有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爲民官給空閑田廬處之免差役二年底以安其危亦彌患其未萌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加倍徵納蓋一時之權令鈔頗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

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商稅漁課舊例皆納銀民不
勝弊請裁爲一例 上嘉納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
此事庶幾可以推廣 聖澤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
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十奇等議增十數事通錄
進呈 上悅三月朔 頒寬恤詔於天下蓋自徙都
北平漕江以南粟四百萬石輸 京師食百官京衛
軍而淮爲重鎮漕粟淮給淮軍而 宗室分封日蕃
無限制於是本色起漕米有京倉有通州倉京倉十
八通倉十二折色米輸銀於京或內帑或太倉內帑

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太倉十一內帑十九諸
親王府祿米各將軍府有將米而各省都布按三司
若府州縣官吏及學官弟子員膳畢具賦其中諸所
爲糧則既甚多不等戶工部所派存西起運該納之
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爲姦高下任心莫可致詰而殷
實戶爲糧長者永充無易力能爲細民重輕得陽浮
科歛之於是有徵收糧旣訖不起運輾轉爲貿易至
起家累鉅萬而蕩者將國稅爲滌浪事覺至買田宅
質妻子累親戚賒債而隕身滅世也於是都御史韓

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里
甲爲差次從公僉充諸糧目視部所下京厥派單若
諸當輸納者釐十則如日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
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
全圖六兩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
筭者皆曉然於賦後派納之日卽宿姦巨猾莫之能
欺天下做行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尊奉韓都則例
如金科玉條莫敢變而鄉邑寧謐誦言之至今也後
叅政宋訥稍有更易創一切煩碎密嚴之法隨造隨

改適獨爲大猾資而糧長與小民俱病於是復申韓
公所爲例而後行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
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
實當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士誠據吳中抗
王師者十餘年上憤其久不下民困於苛暴而更
爲守死無爲也籍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家入私
簿爲稅額徵意獨以示懲後三年而蘇逋稅至三十
餘萬計部奏上上惻然蠲之十三年命稍減
其額正統初從巡撫工侍郎周忱請蘇松等府官

田準民田起科當是時州逋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
常松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超擢至閱籍乃大駭召父
老問故與知府況鍾曲筭疏減八十餘萬有奇乃貽
書戶部言民治之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
敦其業蓋游惰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
耕稼勸則農桑重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剔蘇松弊
孔凡七端以告一大戶苞蔭言豪有力者役屬小民
而庇之不更其糧差二豪匪聚南京者得合逃民隱
弊之爲戶三船居浮蕩四軍囚牽引五屯營隱占六

鄰境蔽匿七僧道招誘請立法簡制而大患在勢豪於是創爲平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請工部鑄鐵斛爲式下之民令縣於水次立倉團收曰便民倉徵焉米畢輸立支撥簿以轉運灌輸初年正米一石收加耗米七斗以待撥北運期的所免遠近爲支撥京通州倉遠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爲舟楫剝淺諸費其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填出銷入其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日餘米次年餘米多減加耗爲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爲五斗最後

今縣立倉貯羨餘米曰濟豐倉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貯南京倉會制下平糶之令而濟豐倉之粟大裕於是凡運輸風飄盜奪者以國服轉假俟秋成抵斗選諸民夫修圩堦開濬河湖者得計口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士民之賢者掌濟農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事力及種田多寡給之秋成并稅糧並輸凶歲再賑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皆忱爲親盡甚當於是歲連旱而民不知饑益通江以南轉漕粟爲一條而轉移節適之故伸縮自如而裕也又忱

以長史擢任考九年績遷左侍再考進尚書亦久任
之效云後諸所建白皆著令 國初府州縣各貢其
土之所有而貢額本 宗廟之薦新太常之牲幣欽
天監之曆紙光祿之厨料寶鈔司之桑穰若諸皮角
銅線黃白蠟弓箭弦條之屬皆古祀貢賫貢服貢物
貢之遺意諸珍奇玩好不與卽有需用亦抵租以市
爲著令而府州縣業編之里甲銀中其日碎繁民不
能辦知姦民緣爲利孔而過徵逋負之弊滋起至
嘉靖末大工營繕之務歲有禱祠齋醮之事無虛月

經鉅費不訾大臣放濫於賣官鬻獄次者居間而民俗益隳於濡侈季年倭夷作難而蘇松兩浙騷然煩費盜起湖廣江閩毒焉虜入蹂山西畿甸而邊費日博河決徐兗山東淮徐苦築塞開濬而沃土爲墟

國用益耗殫矣當是時戶工不時有所需東南民里甲均徭上下之費日浮於歲額丁糧石至用銀十數餘兩不啻中人家無慮盡破又其時魚鱗冊歲久漫漶至亡失不可問而田得買賣糧得過都圖賦役冊獨以田從戶其巨室置賣田產過造冊貽里書有

飛酒見在人戶者名爲活酒有暗藏絕戶納者名
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眼者名爲畸零帶管有留
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石爲包納者有全
過割不歸本戶者有有推無收有總無徵名爲懸掛
掬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庄
者故冊不過紙上之霜戶皆空中之影以致一省之
中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
千萬計遞年派糧差無歸者俱命小戶賠償小戶逃
絕命里長里長逃絕命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

於逃且絕而已於是憂生民者業籍籍議丈量吏尚書葛言北方直隸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屯分里甲猶南方江西湖廣等處以鄉村分里甲也 祖宗時北方民少地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稱屯時屯民僑寓新至其受地頃畝也狹社民土著世居之其分地頃畝也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天下任土作貢宜科則較一而南方鄉分里甲當派稅時吏舞文受賂有輕則重則之殊其在重鄉雖下田不免重則

在輕鄉雖上田亦得輕則又各州縣抄沒之產卽因
民間所收佃作之租定爲稅糧此南方之民所甚嘆
於不均者也惟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廣畝之社地
不肯爲狹地之屯民分糧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輕
則之田糧不肯爲重則之里甲均苦故州縣官欲通
行均量卽上下夤緣多方排沮故民怨無時而已也
惟陛下以匹夫匹婦不獲所之心獨斷於上召
大臣平心會議均之則絜矩之利遍於天下時唐冢
宰龍以御史按江西疏其弊甚痛而請嚴田糧詭寄

影射書筭飛酒之誅。令守巡分詣地方督州縣將
詭飛弊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究首尾之
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瘠饒沃之等均崩
灘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歸之原戶而畝總
都總縣總造流水冊十本甲各收藏縣因大造爲冊
四上府州縣上南京後湖收掣俾因戶推田因糧編
差戶與田有一定之則便胡尚書世寧言立國者於
平定之初不能復古授田之制中葉而後安定成俗
而云均田未易得均也今可議者惟江南田賦等

則既多而里胥飛灑之弊繁江北豪力之家出不輸
稅惟小民原業舊田輸之而貧富愈不均宜權救弊
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額稅爲率田廣狹
不均者各丈量而均一之其北方土曠收薄南方江
湖砂磧山岡易旱之田倣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二
百畝下三百畝之意而量寬其畝或令倍折亦不爲
過餘履畝丈之或以變更田賦舊額爲疑不知田之
制以稅穀入多寡爲差非可以額拘也 宣德中因
知府況鍾奏減蘇州官田糧額固未嘗以舊額爲拘

矣昔在聖王仁政之行必均貧富惟分井授田之爲
急後世乃有均田限田之法今既皆不可復惟核其
田賦俾有田者有稅無田者無之毋使富民重貽貧
者之累而猶曰不可則必富者蠶食饕殮貧者推肌
瀝髓相推於逃亡死徙而後以爲得與當是時吉安
安福縣糧四萬二百一十石而虛糧乃至七千石有
奇民困甚鄒文莊守益大患之言於朝呈於撫按
列訴於藩臬郡縣請丈量而豪有力者鼓衆阻其事
府推官危嶽閱簡冊詢土宜備得其根影以爲丈量

法莫善於鄉有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今鄉有人
焉可矣時文莊方以致知謹獨萬物一體之學倡鄉
人士鄉人士咸有奮於學則造庶士公正善爲筭者
廬而禮焉使尸其事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教三其
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
以廣耳目一之於神明以褻心志鱗次挨丈而時以
匹馬從二吏往視且核之以勞極得疾卒而士民畢
哀賦以竟平裕州故阻險然四衝野多坡坂地硿礪
土雜砂石不皆可田種以故俗苦窳寡畜藏輕剽數

徙知州事安如山白於上爲丈量命耆艾董其役

命區長驗區畛命量人步阡陌命筭人制畝分精覈

版籍因區定畝因畝準稅區爲綱畝爲目繼以麗目

則無漏畝畝爲母稅爲子母以權子則無遺稅平行

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山石

岡田三而當一山石陡阪之田四而當一陂池林麓

廨宇舖舍廛市之稅蠲之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

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

別故下有定輸計田凡萬三千二百四十頃

糧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畸蓋是時丈量法未甚具
始一二舉行人望風疑憚故說者以爲有三難焉守
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莫慮經久一難也天降雨澤
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強并兼率不以田均爲便謗譏
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必寄
於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昧得爲蔽匿貧弱抑勒無
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弊孔是謂三難而誰與領此
於是靖江朱本思得之著論言天下承沿流習日以
多事而莫知其多事之故則版籍之不正也府州縣

之於省猶鄉都冒之於縣也。是故積冒成都積都成鄉積鄉成縣積縣成州積州成府積府成省省府州縣糧差業不可揅而混也。何獨於鄉都圖而疑之。今天下官不勝其煩民不勝其擾者。惟在田得過圖糧差那移豪滑昏賴貧弱賄賂而賦役不能均耳。誠於圖立四界計其田畝明其糧差任土作賦不論人戶之主客圖歛而總於都都總而會於鄉鄉會而筦於縣則版籍定於旬月之間而弊端革於千年之久。豪滑昏玩者其產不能盡一圖之十甲又不能跨數十

圖而立戶必且有潛退之心雖適有貪賴通利
則圖之人羣聚而摧之無孤子之憂貪頑者不得以
賄緩如此井田不能復而定制同於井限田不必行
而事執甘於限繇是而隱賦難逃徃後可均語具所
爲宵練匣中其後閩諸郡邑頗倣其意爲經緯二冊
以錯綜其事然以地爲主不以田從人則田多者入
賦稅難而力能令郡縣爲之使同圖者催賦稅難而
力不能使田多者之無昏賴也久且歸於以田從人
而已矣至若催徵之法亦頗加融通而徵一法一條

鞭綱銀諸法在所異名而同貫民咸稱便徵一法者
都御史陵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
曰吾不虞他七郡獨虞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漕
餉當天半卽不裕當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
然獨伯季耳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如蘇何
既而曰版籍糧畝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
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
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
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於上科則不易

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
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資折除之○以
陰見輕輕而不能加益者○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
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好不從戶○田爲母人○爲
子○姦巧無所容○而逃竄漸復○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
僱役母得○仍前十年之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例○
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曰徵一法○於是
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方法之行○豪右梗其議○頌
搖之○大學士顧鼎臣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

然爲百家減千石矣。固當爲國遠慮，不可易也。而法行，綱銀者舉民閒應後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綱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於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於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皆官府自支撥，大都不雜出名色。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

諸費利固不可勝言矣。然議者謂其不論倉口不開石數止開每畝該銀若干則吏書因緣爲濫增減洒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變爲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資解者任賠補之累是豈得爲平乎且錢糧必分數明而後稽查密今混而爲一是爲挪移者地不爲不便於民抑且不便於官又細民歲納毫末吏恣留難初置櫃民自輸官啓視驗收貪吏違輸者至稱欠數責之完罰懲之而秤頭之羨增吏收下戶差銀

稱欠銀一分若幾厘注之簿後復勾攝而數易抑勒
有完至倍徙者蓋省郡城有監司守民易以自通得
以法守自解免他僻遠邑去監司守遠吏得恣睢民
不易赴愬弊往往如昔時嗚呼法安可專信哉其後
國家經費已百十倍於盛時而吏治乖窳不可較諸
內府內庫光祿寺所科本色糧卽大侵不議免其起
運漕糧米僅僅以改折爲寬恩 隆慶初 恩詔下

所蠲民數年前逋賦計蠲爲江南大郡邑便凡所負
逋非閭閻小民皆勢豪恃怙若燕猾侵欺者所爲也

故蠲恩令雖刻布成書廣曉諭欲俾窮鄉下邑知
朝廷厚下恤民之意然獨優豪右而小民奉公守法
先期輸納者不沾毫毛惠也亦徒爲獎頑矣 萬曆
初 上諭戶部言近聞各有司催徵錢糧不分緩急
一槩嚴併又畏富家縱姦猾偏累小民至流離失所
朕甚憫之汝戶部分別年月久近分數多少奏蠲免
而 皇子生覃恩實免次年租焉七年張居正疏曰
致理之要惟在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
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恤海內忻忻

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才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裁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况頭緒繁

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查至愚民竭脂膏以供
輸靡知結新舊之理至平推交納以欺贖適以增擾
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
之夫與其敲朴窮民浚其膏血以實姦貪之橐孰若
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 上之仁哉合
宜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
仍前拖欠者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
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
易於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

民兩利也。況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贏餘，獨此積逋於國賦，初無所損，而令膏澤洽乎黎庶，頌聲溢於寰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矣長治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上命亟施行之。八年，又允輔臣議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旨下言所爲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也。恩意深焉。一特府州縣無敢不舉行丈並法者。時總計實在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零。而總按官嚴督核課，殿最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得固自效而諸方田

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筭而賦均異時虛糧貽累之弊盡汰然其吏罷軟貪縱若養交買譽者多饒豪右急貧弱而山谷湖蕩之田歲收下下以一法槩均之均以一則起科不無增弊如初又其時自郡縣吏而上皆程日趣工苟以奉明旨集事爲功不暇審度一委于吏胥之手王祭酒材嘆之曰經界盛事數百年一逢而有司無真切爲民之心祇欲速成以徼虛譽是聖祖之尺度不足遵上司之簡書不足畏獨書筭以省力之私爲一則之說逢之官昧其良心以

欺民民抑其本心以徇官取快一時揆切之謀無復
異日經久之慮則是舉之行固不如無舉之爲愈也
嗚呼書稱成賦必則三壤禮制地征必辦五物禹任
土作貢至十有三載乃同今皆違之能有行乎乃知
經界之法郡縣之民各視其守令賢否爲丈量利病
法固不能以自行也蓋國初分田之制有四曰魚
鱗有圖曰刑嚴詭寄曰律嚴欺隱曰籍沒有稽夫魚
鱗有圖則疆界明矣刑嚴詭寄則法令行矣律嚴欺
隱則賦役均矣籍沒有稽則官民辦矣而且賦有定

期後有常額。此師古而迹不泥。政善而民宜焉者也。今則豪右之兼併也。而賦獨輕。問之曰何不舉初年之法乎。則皆曰南陽弘農不可問。姦猾之詭射也。而後不供。問之曰何不舉初年之法乎。則又曰投鼠忌器。城狐莫究。夫兼併不抑。則無土之民必逃。詭射不問。則守法之民必貧。夫兼併何以能驅民於逃也。得其地而遺其糧。賦奚以供。而可獨存乎。詭射何以能致民於貧也。差重而供之者寡。役奚以辦。而能獨供乎。故地去而糧存。兼併者使之也。人逃而賦存。詭射

者爲之也。況兼併必勢豪。其財智足以迷吏書而賦獨減。詭射必貴顯。其信望足以攝官守而後獨蠲。由是膏產者逃而責陪於里甲。里甲復逃而均之槩縣。包陪不勝而告者紛紛矣。守令無如之何而均田之說起矣。蓋古之所爲均田者。因人而授之田。而無不耕之夫。顧賦有定籍。法不可以盡壞。人有定業。勢有難以遽奪。是未可行也。今之均田云者。無亦欲因田以平其賦。使無不稅之田乎。然行之未得其道。弊且緣。是以與其故何也。蓋國初以監生供丈量之差。

履畝畫圖有差錯則罪之以故法行而難犯今則民
僞滋甚法有難以盡行者且田有等則賦有上下不
論其等則欲盡取而均之則官民莫辨肥瘠無等吾
恐法難行而弊之踵於昔者愈滋矣何也蓋兼併詭
射者威既足以制人賄又有以通神向也賦雖匿而
名猶存今則併其名而亡之矣向也役雖隱而籍猶
存今則併其籍而去之矣雖然田不可均故也而兼
併獨不可抑乎糧不可均固也而詭射獨不可革乎
然抑兼併之法有三曰稽田地曰重差役曰先徵科

產去稅存則稽鬻產者誰也。由是計畝而責之催收。田多糧少則稽脫漏者誰也。由是計糧而責之收籍。此稽田地之法也。富者必重其差役。必先其科徵。役重則不勝其差之繁。彼或且無樂其業之廣。徵先則不勝其督之嚴。而亦將苦其糧之多。此重差役先徵科之法也。稽詭射之術有二。曰慎優免。曰考寄莊。夫優免免其本業耳。今則廣收富人之田。以射利欲慎之。則近日之例可尋也。寄莊其廣布者耳。今則借豪貴之名。以隱差欲革之。亦近日之禁可尋也。至於按

獻有例。強占有禁。其法具存也。其他荒蕪汗下之地。糧不可減也。召民耕種之。使之止供。輕糧而差不與焉。獨曰不可乎。河水衝決之地。糧不可減也。則以汗漲者。補給之。計畝而不使贏焉。獨曰不可乎。是皆救賑之急務。而通變宜民之至術也。舉而行之。則利不必興也。去其害利者。則利自興矣。法不必改也。去蠹法者。則法無不善矣。不然。欲行均田之法。則將奪富人。人之所有。給貧者之所無。情屈勢格。必羣起而爭之。況司府會計之繁。郡邑踏勘之擾。又有不勝其弊者。

乎故朱子謂均田爲東坡之戲論良有以也

張瀛海策曰井田以養民也封建以司養民之事也而任土作貢率作典事則賦役於此乎始其法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如所稱百步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登之至萬井爲同斯卿大夫之采地也又十之則大國之提封也又百之則天子之王畿也四海之大析之直與百步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直與一家之長相比故其法通上下而命之曰徹

於是乎井衍沃牧隰臯法皆什一丘出戎馬旬
出兵車牛甲士步卒賦所從出矣於是公旬之
令歲三日大事致民家一人大故致餘子田與
追胥合作則役所從出已自泰壞井田開阡陌
盡民力之所能耕予爲世業而又使得賣買富
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田與民之數君皆不
可得而知則舍田賦民至二十倍於古民不堪
命逝下轉徙并賦與役無所出故自井田以後
欲民之土著其法無如限田卽求賦役之均平

其法亦無如限田限田之法始於晉武繼以後
周至唐而法稍備人授田一頃有世業有口分
以租庸調徵之獨其聽民賣買又使得自狹鄉
徙寬鄉徙者賣所分田而去故民遷徙不常自
貞觀至武德不數十年而天下半蕩爲浮人於
是楊震就流民爲土斷變租庸調爲兩稅一時
逃亡頓悉而世業口分蕩然限田之法廢矣宋
建隆有度田之法熙寧中又議行方田農田水
利諸法徒足擾民無益於事獨其差役雇役之

議猶可備役法之變通耳總之三代以上法莫
備於周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一變而今世
所用者固商鞅之阡陌也三代以下法莫備於
唐之限田至楊炎定兩稅而一變而今世所用
者又楊炎之兩稅也何也周以前田在官而秦
以後田在民以官之田予民易以民之田予民
難此阡陌所以不可變也民有田則土著無田
則流轉既去而反客爲主則擾斷流爲土則便
此兩稅所以又不可變也我

太祖龍興民

間洞悉民隱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以版籍定
天下之甲丁爲田者二曰官曰民爲賦者二夏
曰稅秋曰糧爲役者三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
而又有銀與力之不同是不特用楊炎之兩稅
兼亦採宋人差雇之意此國朝賦役之大都
也版籍有圖焉有冊焉圖所重在田則田爲經
人爲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墳衍腴瘠方員
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與人爲轉
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爲經田各歸

其戶一切新舊變遷難居析爨之故皆具選賦
役之徵則稽之此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
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於一定而消長之
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券則田不紛
於出入而隱漏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
役利於冊之便則田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卽去
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寢久則圖不足據一聽冊
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洒諛計之姦百出語曰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謬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戶日變而田不變也田之
隨戶者朝更暮易而田之地著者終古不易也
田終古不易則圖亦可終古不變也於法當爲
母戶無歲不變數歲則大變冊所以十歲一更
也於法當爲子母以權子則子不能遠去子必
隨母則母不爲空名子母之不相符病在賦役
之時不先按其田畝而亟徵其貧富急於得富
民則迫之泉聚一泉聚則子去其母而不能問
決左得高貴之戶一而右失中人之產十矣緩

於責效民則聽其支分一支分則子弱於母而不任役矣上慕矜恤之美名而下得隱漏之徑竇矣此皆經界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卽邑分爲鄉鄉分爲都都分爲區區必有經界焉其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履也受役之數重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而以入實之主可也客亦可也甲乙之名立而以役隨之二人而十役可也十人而十役可也總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

則豪民疲於奔命。必約而定於一方。而單戶窮
於分析。將各而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於鄉
井。不限田而民甘於節制矣。